

编者按

年过了,节也过了,生活回归沉寂而平静的节奏。年是情感的催化剂,雪花是情感的净化剂。当雪花飞舞,乡村万籁俱寂,一家人在寒夜里围坐火塘边,腊肉在吊罐里咕噜咕噜煮着,话在清茶的滋润下咕噜咕噜冒着。这情景会让人想起汪曾祺的那句话: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那些年,乡村里发生过多少故事,有围坐火塘把酒话桑麻的温暖,有古道热肠慷慨解囊的温情。本期特意组合怀旧的散文,让读者沉浸在往日的情怀。



# 那人那乡村那火塘

“那一方熊熊燃烧的火塘总是让人思念和感伤”  
一方火塘

那些年,乡村老家雪花纷飞,室内温暖如春,泡一杯绿茶,围坐一方火塘,让茶的淡淡清香和柴火燃烧的味道弥漫在老屋,听父母唠叨乡邻故事,好不温暖;三五友人喜相逢,温一壶浊酒,享乡村美食,拍古道今,好不快活。如今忆起乡村雪夜,那一方熊熊燃烧的火塘总是让人思念和感伤。

老家在泰巴大山深处,我最爱农家的冬季。这个季节农活已不多,父亲会在山里挖些树兜堆放在屋檐下,用来烤火;母亲会把菜地里白菜、萝卜搬回院子堆成小山样,清洗干净,晾晒后盛放在屋角一个个酸菜坛子里。冬日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在我内心深处,盼望着一家人围坐一起,静等雪花飞舞。

老家火塘亦称火炉,一米见方,多挖在堂屋的角落里。火塘四周用石块镶嵌,条件好的家庭会用砖。火塘上方用铁丝从木楼横梁悬挂一个铁钩,用来挂吊罐,吊罐里可烧水或炖菜。这一方火塘在乡下农家,可以说是一举多得。

火塘到了冬天,还另有一番景致。除了吊罐外,一般火塘正上方还会悬挂一个用竹子编织的筐架。母亲把冬天没有晒干的柿子、红薯干,

放在上面烘,这成为我每次回家后的特制美食。当然,还有我最喜欢吃的五香豆腐干,也是母亲在火塘里用微火小心翼翼地熏烤成两面金黄,然后请人带进我城里的小家。这样的五香豆腐干放置冰箱,可以吃上大半年。

火塘最美的风景是杀了年猪过后,用棕叶扭成绳子,把大小不一的年猪肉一块块挂在火塘上方的木棍上,用松柏树枝慢慢熏烤,新鲜的猪肉慢慢变色,最后变成金黄色的腊肉,松柏的芳香熏制而成的腊肉,色泽漂亮,香味浓郁。

雪花飞舞时,父亲把火塘里的火拨弄得更旺了。红红的火焰忽闪忽闪映照着墙壁四周,映照在父亲古铜色脸上,也映照在母亲做针线活的手上,一切是那样恬静而又幸福。火塘上方吊罐里,母亲已把腊肉、萝卜、生姜、辣椒放在一起炖,浓郁的香味在火塘周围弥漫。

一方火塘,有多少温暖,藏着多少美好回忆。曾记得,夜渐深沉,雪花仍在飘飞,我早已吃过了萝卜炖腊肉,这时候捧起一本书端坐在火塘边的椅子上,一页页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字,偶尔拿起母亲泡好的绿茶细细品上几口。父亲坐在火塘一

“那些年大家都不容易”  
奶粉

物质匮乏的那些年,一口饭一根菜都可能救生命于边缘。

那是1978年春天,父亲进城赶集顺便来看看我。我工作忙,很少回去,父亲每次从乡下来,总要来瞅我一眼,他操心我的婚姻大事,问我谈朋友吗?说完他又拉起家常,扯起老家的事,扯到我的堂弟银山的可怜。

银山是我二爹的老二,他父亲早逝,母亲改嫁,那时他不到10岁。家里一切都是他,吃喝拉撒全靠自己弄,跑好远挑水吃,到山里去打柴,生活很苦,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我们家时不时帮补,邻居们也有饭给饭,有衣给衣,加上无娘的孩子天照应,总算长大了,还娶了媳妇。他成家以后,生活依然上顿接不下顿,光景惨淡。正在揭不开锅时,他的儿子又出生了,大人没吃的,孩子自然没有奶吃,整天饿得哇哇直哭。堂弟无可

奈何,甚至产生将孩子扔掉的想法。

我听完父亲的讲述,一阵心酸,二话没说,就跑到县供销社买了几罐奶粉让我父亲带回去给他们孩子。父亲集也不赶了,赶紧返回老家。后来听父亲说,堂弟和媳妇看到奶粉眼泪哗哗,激动得话都说不出,连忙烧开水,兑好奶粉,给正准备要扔掉的儿子喂,孩子奶到嘴立马就不哭了。接下来,他们就靠这几罐奶粉把孩子奶了一个月又一个月,总算接上新粮,大人能吃饱饭了,奶水有了,这孩子也就从被扔的边缘稳稳回到了妈妈怀抱。

几十年来,这区区小事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,可是堂弟却一直铭记在心。那是2014年春节,我们张氏家族的四十多人在一起欢度春节。堂弟银山非常开心,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敬酒,他很动感情地说:

角,拿着长长的旱烟袋,“吧嗒吧嗒”抽着,不紧不慢的。母亲饭后收拾好碗筷,拿出簸箩,在里面小心翼翼地找出针线,为父亲缝补衣物。火塘里的树兜冒出红色的火焰,不时噼里啪啦响着,飞溅出一串串灿烂火花,如绚丽多彩的烟火在火塘上方冉冉升起,一切都是那样安宁祥和。在雪夜中的火塘边,有父母的陪伴,感觉是多么幸福而温暖。

岁月不居,流年似水。父母早已故去,那一方火塘已成过去,火塘熊熊的火已不再,每每想起,只能是思念成河,泪水成眶。

一方火塘,溢满了父母对子女的多少爱;一方火塘,承载了多少乡间间的温暖故事。漫漫人生路,曾与多少个雪夜相逢,总有一段让我终生难忘。当我回首时,深深眷恋的还是老家雪夜中那永不熄灭的火塘,那是父母用心为我修筑的桃花源,是父母用爱为我构筑的温暖港湾,它将永远镌刻在我生命深处,让我在爱中一路感恩前行。

岁月荏苒,流年匆匆。那一方用爱燃起的火塘,那一方用爱构筑的老家院落,是父母为我在寒冬雪夜中筑起的幸福家园。

(作者地址:竹山县政府办)

■胡光凯

“那些年乡村学校条件简陋”  
烤火

■孙翼

天气寒冷,说起取暖,就会想起童年的冬天。

那个年月取暖的方式就是烤火,材料无非干柴、木炭,用具有烘罩、火盆和手炉。烘罩是用竹篾编的一种葫芦形罩子,底部放置一炭盆,镂空状的罩顶可烘烤衣物,有婴儿的家庭冬天必备。烘罩给炭盆加了层防护罩,降低了小孩烧伤烫伤的概率,安全实用。那时候没有纸尿裤,婴儿一天要换十几次尿布,烤尿布、棉衣裤全凭着这物件。烘罩旁常聚拢着三两个闲聊的取暖人,大家对烤尿布徐徐上升的白烟里荡漾出来的尿臊味、奶腥气丝毫不介意,侃到兴头上,取搪瓷缸倒满自酿的小窖苞谷酒于炭火中温了,对酌慢品,那种“热酒轻呷伴炉火,除了神仙就是我”的幸福惬意溢于言表。

市售木炭多是用果木、硬杂木烧制而成,其中以颜色发白、粗而直长、敲击发出金属音的柞木炭为上品,这样的木炭无烟无渣,干燥耐烤,称之为“银炭”。但价格较贵,一般舍不得用,只有过年才会买上十来斤。平常用做饭燃尽的普通柴火炭,它不用花钱买,缺点是火力弱、燃烧快,通常烤不了多大一会儿。最过瘾的就属烤“疙瘩柴”(树兜)啦,这家伙体积大,烘罩盛不下,得使用火盆。疙瘩柴湿气重,需多备些干柏枝枯树叶才能引燃,着起来火势旺,一个大树兜能烤上一整天。烤树疙瘩黑烟大,爱美的大姑娘小媳妇是不愿往它跟前凑的,唯恐熏黑了白净的脸蛋和时新的衣裳。若是在屋里烤,一会就能将白墙“染”成黑壁,干净讲究的人会选择在室外烤,只是取暖效果要大折扣了。

手炉是陶土烧制的,像没盖子的瓦罐,有弧形的提手,便于携带,深受学生娃和老年人的青睐。那些年乡村学校条件简陋,唯一的保暖措施就是在窗户上钉一层塑料布,作用自然不大,家长就让娃娃们提上热乎乎的手炉去上学。下课时间一到,带手炉的娃娃们都活跃起来,各自掏出从家里带来的黄豆、花生、玉米粒,放在捡来的铁皮罐头瓶盖上,于手炉里炕熟,石头剪子布分着吃,不亦乐乎。

手炉还是顽童们表演“杂技”的道具。炉火要灭了,只见他们将手炉抡起,在空中飞快地画着圆圈,那火炭居然不会掉出来,像哪吒的风火轮一样舞得呼呼生风,立刻就火旺身暖了。

随着生活条件提高,各式取暖电器取代了这些原始的烤火用具。我权且记下这些怀旧的文字,聊慰远去的乡愁吧。

(作者地址:郧阳区白浪镇集镇)

■张三姓

“不是大哥你当年那些奶粉把我儿子救了,也就没有我儿子的今天。我把这些奶粉罐子当文物一样,一直好好保存到现在,要留个纪念,让我和儿子永远记住恩情!”

堂弟的话勾起了我的记忆,那些年,其实大家都不容易,我的工资一个月才37.5元,还要贴补家里,生活很是紧巴,过了这个月巴望着下个月的工资。堂弟一说,我眼眶湿润,作为一种记忆,苦涩而沉重,但又有几分珍贵:艰苦却不忘心怀善良,当时把身上剩余钱全用光才买了那么几罐奶粉,但就这一小小爱心却托起了一家人生活信心,直到把孩子养大。

岁月不居,光阴荏苒。那几罐奶粉救活的孩子早已成家立业,有了小孩,生活美满幸福。

(作者地址:郧阳区郧阳花园)